最忆年味浓

□段绪兰

冬至过后的天空阴雾沉沉,天气日渐寒冷。尽管今年的猪肉价格“得瑟”利害,但因川东人对腊味的痴迷与喜爱,所以集市肉摊前和腊货加工处生意依然火爆。被丰富充足的物质填满的现代人,过年亦如平常。物甚丰,年味越淡,突然怀念起母亲在世的年味,浓郁而温馨。

小时候,很多生活物资全靠凭票供应,为了过一个丰盛而体面的大年,很多家庭平常都很节俭地攒钱攒物,所以,那时的年味隆重而热闹。那些年,我们期盼过年,因为丰盛而富足的年夜饭;我们向往过年,因为大年初一可以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我们更喜欢过年,因为衣服小口袋里可以揣满香香的零食和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压岁钱。

每年,一到腊月,年味就在大街小巷渐渐弥漫开来,家庭主妇们就会倾其所有开始准备一家人过年的年货和必需品。年货的重头戏就是灌香肠和熏腊肉。没有机器加工的年代,纯手工灌香肠是一件费时费力的活。每次灌香肠,邻居们都会相互帮忙。在阿姨们的帮助下,一大盆拌好各种佐料的猪肉通过妈妈手里的小竹管灌入猪肠后,变幻成一节节色泽红亮的香肠诱人食欲。看到馋嘴的我们,妈妈就会让我们用竹签串起几块肉条,在炭火上烧烤。随着“嗞嗞”的声响,肉已焦黄卷熟,迫不及待地咬一点,顿时唇齿之间麻辣鲜香,一生难忘。灌好的香肠和腌制好的腊肉一起经炭火慢慢烘干水汽后,就用柏树枝桠加锯木灰烟熏,充分吸收了草木清香的腊货终于大功告成。一块块看似黑乎乎的腊肉香肠,待洗净切片后,红亮油润,入口清香。美味无敌的腊味是四川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难以忘怀的家乡年味,是世上任何美食也解不了的记忆里的乡愁。

腊货准备好后,家家又开始磨汤圆面。家门前那口石磨成了最繁忙的工具,提前两天把糯米用清水泡好,邻居们排好队来磨面,大家相互帮忙。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磨里加米和水,磨好的米浆用一块白布装好吊起,待水沥干,白布里就是一大坨雪白的糯米面了。然后,掰扯成小块放在竹盖晾晒干后方便储存。正月里,白白糯糯的汤圆面在妈妈手里幻化成一个个大大小小不同味道的汤圆,往后余生,汤圆的香甜成为思念和团圆的象征。

“炸爆米花的来了哟。”随着小伙伴的吆喝声,只见炒爆米花的两口子每年如期而来。我们马上从家里拿上几斤玉米,带上点煤炭,摊位前小孩子提着玉米已排起了长队。一个特制的简易小炉子上,安放着一个像腰鼓形状、手把上带着一只压力表的黑乎乎的压力炒锅,炒锅在男人手里不停转动,而女人则坐在旁边拉鼓风机,时不时向小炉里添加我们拿来的煤炭。在鼓风机的吹动下,炒锅翻滚在小炉跳跃的红色火焰里,不一会儿,一锅玉米花就炒好了。老板将压力锅从炭火上取下放在一个麻袋口处,一脚踏在阀门处,用手一拉阀门,“嘭”的一声炸响,爆米花从锅里喷出,落在麻袋里,像变魔法一样,一颗颗金黄的玉米变成了一朵朵盛开的白色米花。散发着玉米清香的爆米花,是我们童年最经济实惠而又美味的零食,炒爆米花是现在小孩子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快乐和满足。

年货准备妥当后,过年,每人一身新衣是必须的。没有服装店的年代,要做新衣就只有到百货公司买好布匹到裁缝店去定做。现在想来,原来我们很穷的时候,居然穿的都是定制服装,只不过受款式的局限,用色彩单一的普通面料做出来的新衣没有现在服装的时尚感,但在当时,也算是够洋派的了。因我家人口多,妈妈就去百货公司买好布料,请一位裁缝到家里来为每位家人量身定做一套新衣。繁忙的私人裁缝得提前预约才能请到。裁缝非常尽职,生怕有人说他技术不好,砸了招牌。他给我们量完尺寸后,用画粉认真裁剪然后缝制,缝纫机“哒哒”响个不停,三天时间,全家的新衣全部做好,试穿上身的家人们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每晚夜幕降临,家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炉子闪耀着蓝色的火焰,将严寒与霜冻拒之门外,室内温暖如春。地炉上放一张方桌,一家人围炉而坐。小孩们伏案做作业,母亲则在昏黄的灯下给全家人做新鞋。我时不时看看母亲泛着红光的美丽脸庞,神情专注,一层层碎布铺垫的鞋底在母亲一针一锥中变得舒软结实,缝上新布鞋面,新鞋就做好了。装满浓浓母爱的新布鞋,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温暖。

一切准备妥当,除夕前几天,家家户户还要彻底大扫除,扫尘洗被糊新墙。用长长的竹竿绑上扫帚,扫净房梁和墙上厚厚的尘埃和蜘蛛网,用新买的白纸糊上旧墙,贴上中意的画报,旧貌换新颜;再在大门上贴上烫金的对联,挂上红红的纸灯笼,一派欣欣然的新气象。房前一竿竿洗净的五颜六色的花被面像彩旗飘扬在寒风中,等待着千山万水外的游子归来。

我们天天掰着手指数着年的到来,终于等到了大年三十。亲朋欢聚一堂,共庆佳节。丰盛的年夜饭上没有高档红酒和白酒,有的只是土灶高粱酒。老白干醇香浓烈,大人们品出的却是生活的原汁原味;小孩们没有繁多的饮料,有的只是一杯白开水,但我们却喝出了年的喜悦和甜蜜。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在觥筹交错中流淌一地。

酒足饭饱后,大家围炉而坐话家常。一盘瓜子花生和枣仁,一缸粗茶,一篮柑桔,在天马行空的笑谈中,将一年的辛劳与疲惫,一年的思念与心酸淡化淹没。没有手机阻隔的漠然,没有麻将娱乐的茫然,有的只是亲情流露的自然和琐碎生活中的悠然。待时钟指向晚上12点,鞭炮齐鸣,震耳欲聋,人们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从大年初一到十五,张灯结彩的县城大街上,没有小轿车的拥堵,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和居委会义务演出的宣传队。人群中时不时有冲天炮“嗖嗖”冲上天空中开花,刺耳的声响合着欢快的锣鼓声和歌声,将年的氛围渲染到每个角落,将年的喜气推向高潮,人们在喧闹中笑靥如花,我喜欢那样的年,我怀念那样的年味。

岁岁年相似,年年味不同。如今的我们早已衣食无忧,如今的新年丰盛而富足,愿我们把传统的中国新年过得更加多姿多彩。

过年的感觉

□王晓林

仿佛是弹指间的事,又一个年末岁首悄然来临。照民俗,人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盘算着过年的那些事了,年味无声无息走上了街头巷尾:水果、香肠、腊肉;红灯笼、红春联、红福字。“年”写在人们的脸上,荡漾在人们的心里。

其实,过年是一种感觉。

这感觉是年少时就有的。在那个缺吃少穿、难得温饱的年月,提起过年,总让人垂涎欲滴、心驰神往,过年的鲜活与生机早已植根在童年的记忆里。时光飞逝,岁月流转,自己已人到中年,品味“年”的感觉和滋味没有童年那么深刻隽永,那么回味悠远,但儿时的“年”在记忆中却是一道抹不去的色彩,因为它寄托了人生艰难岁月难得的美好。那时的日子,物资匮乏,但对于过年来说,再困难的家庭,都有几顿好吃的,也有几天好心情,父母都会在这个重大的节日里,把平时忍饥挨饿省下的食物拿来分享。

吃,是过年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从大年三十起,幸福的日子总是丰满着久违的嘴巴,可以轻松品尝到香甜可口的爆米花,享受到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糖馅汤圆,更重要的是还有鸡鸭鱼肉等美味,能让人无所顾忌,大快朵颐。在孩子们眼里,享受佳肴时的那份心境和感受,就是睡梦中天宫仙宴上的珍馐佳品。

穿,自然是过年的另一亮色。

崭新整洁的衣裤鞋袜,是小孩内心深处久久盼望的梦。平日里,衣服裤子都是补了又补,缝缝补补的衣裤承载着岁月的艰难。过年前,大人们不惜节衣缩食,也要尽可能地为全家人赶制新装。一身新衣裤、新鞋袜穿在孩子们的身上,心中那种自豪感和满足感随春风一起荡漾,年的鲜活让人们活出了激情和向往。

玩和乐,无疑是过年的重头戏。

过年的日子里,小孩几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依着自个儿的性情寻求开心。大人们往往会慷慨地给孩子们创造玩耍的条件,让孩子们买鞭炮,买各色各样的烟花,甚至还会让孩子们到街上看场电影、杂技等等,满足他们的玩性和乐趣。在孩子的世界里,过年那几天,就是一年中吃最好的、耍最好的、看最好的;而在大人的眼里,孩子们的尽兴欢乐也预示着来年的好运和五谷丰登。那时的“年”,总像一次物质和精神共同开放的盛宴,余味绵长,回味无穷。

时光匆匆,岁月之河载着我们一路走来,日子宽裕了,生活质量反差小了,“年”的味道便显得越来越淡,感觉也越来越茫然。尽管年是年年过,但越过越淡薄,越过越世俗,越过越形式。岁月对每一个“年”都在提纯和发酵,但提纯和发酵的年在心中依然泛不出色彩。

虽如此,但对于“年”的憧憬和向往,兴致依旧,不逊儿时。随着“年”的步履临近,我渴望的心情也日蹙一日。打扫卫生,购置年货,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有条不紊的忙碌中,唤起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年”不同的感觉。新旧交替,不应只是物质上的清理和购进,还应有精神上的吐陈纳新和对“年”的温故知新。

“年”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期盼:孩子们盼着好吃、好玩、开心;青年人盼的是爱情开花结果,前途朗然光明;待到中年以后,冷暖尝遍,方知人生恍然,繁华犹如过眼云烟,得到的和失去的并非永恒;待到暮年老矣,耳顺清明,“一蓑风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人因期盼,而心生美好,又因美好的兑现,心生不过如此的怅然,没能实现的,总是美好而令人牵念。

过日子也好,过年节也罢,其实过的无非是心情。这“心情”可大有讲究,是大海还是小渠?是感恩还是抱怨?是给予还是索取……种种状态,构成“感觉”的多元色彩,这需要从记忆中细心地发现和寻找。盘点往事,感恩是很重要的。感恩生活,感恩自然,感恩亲情。于感恩中,常葆对生活的热情。

上学前是父母养育,上学后有恩师教导,尔后几十年,又有亲朋有意无意地帮助自己跨过人生重要的节点。随意停到哪一点上,都因一路上亲朋好友的关爱扶助,而让心中盛开灿烂温馨的感恩之花,于感恩中,唤起并永葆对生活的热情。它足以让过年的气氛浓浓地环绕在身边,让我欢喜不已。

“年”的新旧,完全取决于一种心境:只要反躬自省,只要知足常乐,只要精神奋发,就会有常过常新的“年”。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寻找到的全新的“年”的感觉。

老家的年俗

□周依春

我的老家位于大巴山深处一个名叫“大华山”的小山村。那里虽没有华山的险峻和壮美,但气候适宜,林茂粮丰。祖辈们吃苦耐劳、与人为善的品质,铸就了勤俭淳朴、睦邻友好的乡风民俗。

很多年没有在老家过年了,但老家的年俗我依然记忆犹新。春节临近,为了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小山村里家家户户都要置办年货。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腊月的逢场天,场镇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狭窄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买生活日用品的,有买新衣服的,有买水果瓜子的,有买食品蔬菜的……唯恐手脚慢了拿钱买不到东西,辛辛苦苦积攒了一年的收入,在短短几天内花费掉也不足为惜。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妈妈上街去置办年货,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被小偷摸走了,妈妈两手空空哭着走回了家。那一年春节,全家人都在闷闷不乐中度过。

改革开放以后,日子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物资也更加充裕了,村上有了超市,商品琳琅满目,人们再也不愁买不到东西,也用不着到场镇上去抢购物品了,家家户户吃、穿、用样样俱全,不少家庭还置办烟花爆竹,为传统节日平添了一份喜庆。

老家的团年饭是大年三十的中午。

这一天上午,家里的男人们还要下地干活,妇女在家里做团年饭。团年的菜,一般的家庭是腊猪肉和鸡肉,腊猪肉要煮猪头肉和尾巴肉,象征一年到头,有头有尾,猪腿加海带炖汤;相对富裕的家庭还有鸭肉和鱼肉,寓意年年有余。团年饭是用大米做的,做团年饭时一般要多舀上几碗米,足够全家人正月初一一整天食用,团年饭只取一部分蒸熟即可。

吃饭前,家里的长辈会携晚辈们,带上刀头(方言,煮熟了的小方块猪肉)、敬酒、纸钱和香蜡火炮到祖先的坟前去祭拜,预示着节日的美食要让他们先分享,并以此教育晚辈们不要忘本,同时祈求先人保佑后人平平安安,没病没痛。

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家人热热闹闹围坐在饭桌前,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谈天论地,叙旧话新,把酒言欢,其乐融融。这一天,吃饭的时候,饭里不能泡米汤,因为老家有“泡汤要垮秧田”之说。虽然这一说法没有什么依据,但却一直延续着,它印证着人们敬畏自然、趋利避害的心理。

老家的年夜饭通常以醪糟加汤圆为主,象征一年到头家庭团团圆圆,生活甜甜蜜蜜。

吃罢团年饭,下午男人们再也不下地干活了,而是要对屋里屋外、房前屋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清扫飘落的树叶、竹叶和垃圾,然后堆放在一起,点火全部烧掉,化为灰烬用作来年的肥料。

接着就是贴春联。熬好浆糊,把事先准备好的春联一张一张地贴在门框上,等待迎接“爆竹一声辞旧岁,桃符万户迎新春”那一刻,好一派祥和喜庆的气氛。

快到太阳下山时,孩子们用稻草或麦草做成火把点燃,到自家的自留地和承包地里,从这头跑到那头,口中还念念有词道:“跳蚤公,跳蚤母,河那边请你过十五。酒也有,肉也有,坐在床上就不走。”意思是要赶走地里的土蚕子(一种专食作物根部的小虫子),不再让它损害农作物,渴望来年有个好收成。

晚上还要打扫个人清洁卫生,要洗头、洗澡、洗脚,我们老家有“三十晚上洗腿,初一出门撞嘴”的说法,寓意来年“有口福”,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上好吃的,然后再换上干净的内衣和新鞋子,干干净净迎接新年的到来。

守岁,又称“守岁火”,是我们老家的年俗活动之一。

吃罢年夜饭,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用平时从山上砍回来的柴块和树枝垒成一座尖山,然后点燃,这样火就会越烧越旺。过去我们老家有“腊月三十的火,正月十四的灯”之说,意思是火越旺,灯越亮,来年就会红红火火。

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或拉家常,或做针线活,或与同院子的邻居凑在一起打川牌、玩扑克……有了电视之后,大家就围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直至新旧年交替的子夜时刻。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便开始放鞭炮和烟花爆竹。随着第一声鞭炮响起,里河两岸,鞭炮的“噼啪”声,礼炮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鲜艳的礼花腾空绽放,五彩斑斓,争奇斗艳,划破整个夜空,照亮山川河流,远山近处鸡鸣犬吠,邪瘟病疫统统被驱走,而后方才安然入睡。

正月初一一大早,全家人都穿上了新衣服,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长辈们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包,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寓意辟邪驱鬼,平平安安。

吃过早饭,邻里乡亲开始串门,每到一户,热情的主人都会拿出糖果、瓜子来招待客人,手脚麻利的家庭主妇会下厨煮出醪糟汤圆招待客人,大家坐在一起叙旧话新,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节日的快乐。乡里乡亲就在这样你来我往的走动和沟通中加深感情,增进友谊。

串完门之后就是走亲戚。从外面嫁进来的媳妇会携丈夫和孩子,带上礼品回娘家给父母拜年,礼品一般包括腊肉、酒和糖果,娘家至亲有多少户就准备多少份。而这些至亲要轮流请吃转转饭,一家吃一餐,有的至亲多,要三五天才能够轮完,然后才打道回府。

老家的年节,就在这些固有的习俗中年复一年地度过。无论是穷日子,还是富日子,乡亲们过得同样有滋有味、有礼有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们都是追梦人。

年的断想

□言农

每要过年时,心就着慌,人到了一定年龄,是不是如我一样不盼望过年了呢?不由你多想,年终究踩着碎步,闻着熏烤的腊肉味道,在行李鼓囊的返乡潮中走来。我每天低头在办公室按部就班地工作,零碎的琐事似乎淹没了春夏秋冬的颜色,当听到“过年”字眼时才惊然醒悟,哦,又是一个辞旧迎新的传统春节。

望着窗外雾蒙蒙的雨天,思绪随着凛冽的寒风,飘进故乡的山峦。那弯弯曲曲的乡村道路,那翠竹掩映的农家小院,那陪伴童年时光的山路石崖,像素描画一样铺开。随着时代变迁,快节奏的生活让许多离乡背井的人不再是一年一回,而是几年一回;有的落户城镇,有的居住他乡,故土不再是他们衣锦还乡的地方,空心户、空壳村让农村变得冷清与寂寞;门楹上张贴春联的越来越少,炊烟袅袅的故乡,鸡鸣犬叫的村庄,在回不去的喃喃呓语里编织魂牵梦绕的乡愁。

我已经多年没有回乡下过年了,老一辈亲戚有的已然作古,有的被子女接到城市,大山深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渐渐少了牵系的亲人。许多人或者年前提前回去,陪同亲人团个年,或者回到那没有人居住的旧屋,在故去的老人坟前烧一堆香火,那袅袅升腾的青烟,是城市与乡村的纽带。

年是“春运”中南来北往的迁徙。年前,游子们裹挟大包小包从四面八方回归故里;年后,又从故里向四面八方涌去,各条交通线纵横交错,仿若大地上流动的血脉。我居住在城市一隅,与乡下的老家相隔几十公里,车来车往并不遥远,平时总是奔走在看望老人的路上;而到年关很多人奔涌在回家的路途时,我却选择蜗居城市,这里有我生活的气息,有我呼吸的痕迹。

年三十,是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日子,团年饭成了望眼欲穿的等待,它是老老少少同聚一堂的喜悦。厨房一片繁忙与欢腾,燃气灶兴奋地吐着火苗,像跳跃的音符。锅里沸水翻滚,腊排、腊耳、腊舌、腊蹄的香味扑鼻而来,让人垂涎。妻子是厨房的主人,是家的依赖和生气,她有使不完的劲,在厨房里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这让我看到了母亲的影子。

那时,母亲总是早早地起床,忙忙碌碌做团年饭。乡下烧的柴火灶用石料砌成,搭建在土坑上,一块平整的灶台面凿了两个圆形灶孔。母亲一边把木块、树枝架在炉灶里点燃,一边洗肉、炖肉,炉膛里的柴火熊熊燃烧,发出哧哧响声,那红红的火焰,是一年中满满的收获。腊肉炖熟后,我眼巴巴地盯着热气腾腾的腊肉,馋得直吞口水,母亲用筷子从锅里穿一块,不顾烫手,在菜板上切成小块给我,我被烫得双手不停翻转,不待冷却即塞进嘴里,狼吞虎咽。“菜板肉”色泽红润,松软肥嫩,我吃得满嘴油水,香味四溢,直到今天依然难忘那个味道。

春节到,放鞭炮,热热闹闹过大年。年三十下午,家家户户写春联、贴春联,喜气洋洋,村里文娱队也热热闹闹,耍车灯、舞狮子,然后在大年里挨家挨户拜年,其乐无穷。孩子们穿着新衣裳,神神气气,蹦蹦跳跳,相互攀比着谁的小火炮多、响声大,吓得胆小的女孩捂住耳朵……几乎每家每户都杀一头过年猪,乡亲们见面,总是善意地问:“你家肥猪杀了多少斤?”当别人夸赞过年猪又肥又大时,主人脸上笑开了花。宰杀一头大肥猪过年,这对于上辈的农村人来说,是过年最大的幸福。每一缕阳光、每一囱炊烟、每一个村庄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

而今,生活更加富裕,兴起了在酒店团年聚餐的时尚,或者去暖和的南方旅游过年,为劳累的身心放一次假。去年,我在成都过年,团过年之后,驾车到往年去过的“兴隆湖”休闲游玩。一路阳光一路欢乐,满眼春色,草坪、幽径、花丛,风光旖旎,湖岸人流如织,湖风习习,园中有城,城中有湖,让人在湖光山色中领略现代气息。

傍晚,一家人围在一起做馅、和面、擀皮、包饺子。小女颖颖若有所思地说:“感觉与去年是同一天,人是这些人,太阳是这个太阳,就连去的湖、拍照的草坪都是一个地方。”我呵呵而笑,说:“饺子还是这个饺子。”何尝不是呢?生活越来越美好,好像没有什么能让人感到新奇与震撼,全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包的是年俗和喜庆,包的是一家人的团聚和开心。

在快节奏的年代,新年带给人的辞旧迎新也是快节奏的。连最受欢迎的盛大春晚,都不再是人们唯一的娱乐生活。一家人聚在一起,大多时间都在玩手机,手机里丰富的内容,满足着不同人的精神需求,手指一点,祝福的话语温暖彼此的心房,朋友圈晒一张幸福图片,写一段温馨文字,岁月温柔可亲。一家大小七八人围在像篝火一样的火堆旁守岁聊天的情景不会再现,更不会翻山越岭走亲戚拜年,传统的年味越来越淡,扑面而来的是另一种快乐。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是过去一年的终结,又是崭新一年的希望。每到春节,无论身在何处,我们想到的是老人,是亲情,是牵引脚步的故土和故土的力量。一位作家写道,“因故土、血缘、乡情汇集而成的巨大磁场,遍布大地山川每个城市和村庄,让这磁场产生效力与魅力的,既是感情的力量也是文化的力量。”

父母在哪,家就在哪,年就在哪。每年腊月,人们从不同地方赶到父母身旁,期待一场团圆和美的相聚,至于在哪个地方以何种形式过年,显得不再重要了。这种因血缘亲情而汇聚的传统春节,将如炎黄子孙的血脉一样绵延流长。